

*Shijie tantonli Mingxue
Jingxuan*



世界
侦探推理
名著精选

群众出版社

[日]森村诚一 著

野性的证明

*Shijiezhentantui li Mingzhu
Jingxuan*



世界
侦探推理
名著精选

野性的证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性的证明/(日)森村诚一著.何培忠,孟传良,
冯建新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
(世界侦探推理名著精选)
ISBN 7-5014-2801-8

I. 野… I. ①森…②何…③孟…④冯…
Ⅱ.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N.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6001 号

野 性 的 证 明

森村诚一 著

译者:何培忠 孟传良 冯建新
责任编辑:常 河
装帧设计:章 雪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bs.com
信 箱:qzs@.qzcbbs.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278 千字
印 张:11.875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2801-8/I·1174
印 数:0001—6000 册
定 价:19.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森村诚一，1933年生于东京郊区的埼玉县，青山学院大学英美文学系毕业后，在新大谷等几家五星级饭店从事服务台管理工作。1967年以《大都会》走上文坛，成名作《高层的死角》获1969年“江户川乱步文学奖”，《腐蚀的构造》获1973年“推理作家协会奖”，并陆续出版了几十种作品，成为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拥有世界各地大量的读者。《人性的证明》、《野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是作者自己和读者公认的森村诚一“全部作品的顶峰”。



简介

在日本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风道屯，一种叫做埃尔维尼亚的病菌污染了圆白菜，圆白菜成片成片地腐烂，发出阵阵的恶臭。但植物的恶息却掩盖不了另一种恶息——尸臭。全村男女老少十三口人，不知原由，全都惨遭杀害，尸陈荒野，血流成河。究竟是谁导演了这一幕惨剧？没有抢劫财物，没有污辱女人，凶手的做案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日本警视厅组成了庞大的专案组，历经数年，查证了所有的疑点，找到了所谓的答案，但真相却被永远地掩盖起来……



目录

第一章	空荡荡的孤村	1
第二章	独裁王国	28
第三章	花魁潭疑案	66
第四章	作案现场的碎渣	85
第五章	堤坝的祭祀	97
第六章	深夜的造反	115
第七章	颜色奇特的茄子	137
第八章	来自过去的特异功能	161
第九章	迂回的敌人	206
第十章	可怕的假设	225
第十一章	碎石子与岩石	234
第十二章	窒息致死的阴谋	261
第十三章	马利奥特盲点	283
第十四章	走投无路的野性	311
第十五章	野性的证明	344
第十六章	植物造成的野性	359
浅谈群众版日本推理小说		361



第一章 空荡荡的孤村

眼前一片美丽景色，四面群峰耸立，海拔都在一千公尺以上。峡谷深邃，群山叠嶂，秀丽的林木遮掩着重峦，清冽的流水穿林绕树。

高原上一大片清一色的白桦树，山坡上落叶松林蒙着一层淡淡的紫色。峡谷间现出一个小小的村落，有五六户人家。这里，平坦的耕地极少，都是在山坡上开出的梯田，种着稗子、豆子。梯田越往上越陡，直到山顶才算是有了很小的一块平地。

那看上去富于诗情画意的风景也好，爬山越岭担肥上山的种田人的辛苦也好，对于过路人来说，都无非是一种触景生情的想像罢了。

山坡过于陡峭，不从下面埋上桩子支撑住，梯田的土就会流走。耕种这种斜坡地需要熟练地使用镐头，要摆出一种独特的姿势，攥着短镐头的把儿，弯下腰。这看上去似乎算不了什么，可是，让不熟练的人去干，土就会全都坍落下来。在这里，只有在梯田上抡镐头，才被看作是个够格的农民。

朝阳的好地都开成了田，住房全被挤到低洼背阴、或摆弄不好的赖地上去了。房屋几乎全都是杉树皮铺顶，小窗户。这样开窗户，似乎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采光。

一条小溪从屋旁穿过，以这条溪流为动力的水动捣谷机啪嗒、啪嗒地重复着单调的声音。

村里就像没有人住似的了无声息。不过，从杉树皮屋顶上兴起的一缕缕淡淡的轻烟来看，村里似乎还是有人的。可是，村子



四周看不到哪里拉着电线。

从全国来说，这一带也是人口密度最低、人烟极其稀少的地区。年轻人对这么个连电都没有的村子，再也不抱什么希望，不断地离开这里，因而人口过稀的趋势一年年地严重下去。

年轻人没有那种热情——凭自己的力气，把眼看就要荒废了的故乡维护一下，把它变成一个新村。

村子太荒凉、太闭塞了，以至对它不能再抱幻想，也看不出有任何前途。实际上，一年之中，它有大半年埋在雪里，既没有电，也没有姑娘嫁到这儿来。这样的村子实际上已经不可救药了。

只要不死守着这块贫瘠的土地，而是跑到城里去，就能轻而易举地赚到钱。在城市里，可以得到物质文明的享受，还有女人、美酒，以及其他形形色色包装精美的、陈列在橱窗里可以满足欲望的商品。

不管买得起买不起，总归可以看看花样，闻闻味道。于是他们就从那即将沉没、空荡荡的废船上，换乘到不知开往何处、拥挤不堪的“城市”这趟列车上去。

乡村中美丽的大自然、辽阔的旷野、新鲜的空气，以及未被公害污染的水，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挽留青年人的力量。

年轻人流入了城市，村里只剩下老人、孩子。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也都会抛弃这个村庄。

老年人几乎都有病，不是高血压，就是半身不遂、心脏病、肠胃病、肝炎等等。长年累月地过度劳累，以及恶劣的饮食条件，从内部摧残着他们那成天土里滚、太阳晒的躯体。

尽管村里人减少了，但只要这个村子还在，就得维持。修整堤坝、渠道、桥梁、道路，打扫公共建筑上的积雪，在村道上耙雪开路等等，当地的这些官差全都落在留下人的肩上，多走一



个，就得多摊一份。

即便是拖着衰老多病的身子来勉强维持，也终归有限，村子眼瞅着荒废下去。

耕种的面积，已经减到只能糊口的程度。为了节省灯油，天一黑，人们就早早入睡。

这里是个穷山窝，就连高度发达的现代物质文明也单单地绕开了这个地方。就因为这一点，城里人倒觉得此地很珍贵，因此，除了冬天交通断绝的时期以外，时常有些旅行者，借“寻找日本原来的样子”这股风，从城市闯到这里来。

这些旅行者并不了解这个村子面临的严重事态，而且也没有必要了解。城市的生活他们已经厌倦，只要能在清新的大自然中浸润一下身心，就已心满意足了。

溪流上哼着单调曲子的打谷机，杉树皮屋顶的农舍，层层梯田，夜晚的油灯生活，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严酷生活的写照，而是被当作日本山村的优美田园诗来装点这些旅行者的影集。

枫树叶大都落了，从山谷各处的树林中，徐徐升起烧炭的淡紫色烟雾。这时，村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单身女旅行者。

她年龄在二十二三岁，又像职员又像学生，是个城市派头的女子。她用竹筒从溪流里舀起水润润喉咙，然后惬意地观察起这幽静的山村景象。在晴朗的秋阳照射下，这座山村内在的烦恼都淹没在阴影之中了，没有什么明显的荒凉感。毋宁说，在灿烂的阳光下，大自然的美反到更突出了。

这个女旅行者似乎是独身一人，没有旅伴。她很像个惯于独身旅行的人，那副肩背旅行袋、徒步旅行者的打扮，更说明了这一点。

“多美的村子！”



她眯起眼来，看着杉树皮顶的房屋上飘荡着的淡淡的轻烟，把背着旅行袋朝上颠了颠。照地图来看，这个村子正好是在她旅行路线的中间地段。村子里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女旅行者穿越村子时，一脚踩上一个软绵绵的东西。

她只觉得脚下一软，扑哧一声，心里感到一惊，忙朝脚下看去，原来是棵圆白菜扔在路上，菜叶子成了褐色，帮子已快烂了，一股恶臭扑鼻而来，看样子不像是自然腐烂，而是得了什么病。她抬头一看，周围田里种的圆白菜也都烂了，颜色显得脏乎乎的，全都塌了秧。

“这是怎么搞的？”

她惊诧地自言自语着，没想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了话音：

“软腐病！得上这个病，圆白菜就全这么烂掉！”

顺着声音望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正弯腰站在那里。她背上背着柴禾，拄着拐杖，勉强站着，那腰弯得就像要跟下身叠在一起，让人感到似乎柴禾的重量直接由拐杖支撑着。看样子她是上山捡柴回来的，连这么大年纪的老太婆都得上山干活儿，这表明村子的实际情况是多么糟糕。

可是，女旅行者只关心老太婆说的话。

“软腐病？那是什么病呀？”

“是圆白菜、大葱、白菜得的病。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祸害的。好容易种的菜，一得这个病，村里就没了吃了！”

老婆婆满头的白发颤动起来，可是，她那悲哀的神情，却被久经风霜的皱纹掩盖住了，不很分明。

“啊！那太可惜了！不能撒点农药预防一下吗？”

从生活充裕的大城市来的这位女旅行者，对老太婆的话尽管同情，却没有深切的感受。饥饿这类字眼儿，在她的词汇中恐怕是没有的。



“等一发现就晚了。”

老太婆似乎觉得跟一个过路的游客讲这些话毫无意义，就把柴禾朝上颠了颠，走进最靠近路边的一所棚子似的房子里去了。两人只交谈了这么几句便分了手，这位女旅行者心里想的已不是村子里圆白菜、大白菜的病害，而是自己的后半部旅程了。

一直到中午，天气依然晴朗朗的，丝毫不必担心变天。高空飘着的几片云，像刷子刷出来似的，预示着好天气将持续下去。

出了村，沿着小溪是一片乱树林。四周一片寂静，空中似乎有点风，吹得树梢沙沙作响，流水的声音让风一吹，有时听起来像是人在谈笑。

路，沿着一条慢坡儿一点点地高上去，使人觉得天空有些狭窄了，这大概是由于已来到了溪谷的尽头，两侧山岭齐上齐下地夹着的缘故。沿着这条路再走上一段，不久就来到一个小山包上。

女旅行者的脚不时在落叶堆里踩空。这一带树上还有枫叶，在午后阳光的晖映下，红黄相间的树叶，衬着背后的蓝天浮现在眼前，光彩夺目。由于她在林中穿行，浑身上下沾满了落叶。

她身上冒出汗来，稍微有点喘，心里很畅快。一个青年女子单独在这样的山里旅行，丝毫也没有不安的感觉。

她身边的许多人都劝过她说：“太危险，还是不要自个儿去徒步旅行吧！”可是她相信山里人。她很乐观，认为城里人就是跑到山里来，山里人也不会起歹心。

到山里来一趟，人的本性当然不会改变。她到山里来，是为了清洗一下在城市里污染了的身心。她认为，任何人一来到山里就能够冲刷掉身心上的污垢，哪怕是片刻工夫也好。

过去，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危险和不安，这也助长了她的乐观



情绪，偶尔树梢、草丛刷拉一响，她也感到惊吓，不过，大都是些山鸠或别的小动物；有时也遇到过樵夫、炭夫、猎人，这些人都很热情，爱跟她打招呼。倒是跟她一样的那些旅行者，在了解到她只是单独一人时，就会用毫无礼貌的好奇目光看着她。

可是，这也未曾使她感到不安。

水声一下子听得清楚起来，因为风突然止住了。水声使四周更显得沉寂。就在这时，前面树林时“刷拉”响了一下，可能是兔子或猴子跳动发出的声音吧，她这么想着，朝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不由得心里猛然一惊，仿佛心脏被猝然抓住似的：林子里竟站出一个奇形怪物来。

那怪物全身发绿，乌黑的脸上两只白眼像刀剑一样闪闪发光，手里好像拿着一条大棒，两眼直勾勾地死盯着她。双方正好打个照面，躲也躲不及了。

她想跑，可是由于恐怖，全身就像套上了紧箍，动弹不得，连喊都喊不出来了。那怪物猛然看见她，似乎也吃了一惊。

怪物摇摇晃晃地朝她这边走来，一边走一边伸出手来说：

“有什么吃的，给我点儿！”

原来那怪物是个人，不过跟她以前在山里见过的所有的人都不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残暴的杀气。听那怪物说出了人话，女旅行者身上恐怖的紧箍才松脱开，恢复了活动能力，只是恐怖还在持续着。

“救命啊——”

声带的功能也恢复了，她本能地尖叫了一声。这意外的反应，使怪物吃了一惊。

“别喊！”

怪物惶遽地朝她扑过来。她扭头就跑，心想能跑到刚才穿过的村庄就会得救。



“站住！”身后，怪物在喊。她觉得好像追上来了。

让它抓住就没命了！恐怖和拼死保命的本能，给她两腿增添了平时想像不到的速度。沿着溪水，穿过乱树林就是村子！

只要跑到那里，只要坚持到那里就会得救……

她和死神之间殊死的竞赛相持了一阵，万幸的是，那怪物动作迟缓，似乎身上什么地方受了伤。

刚刚路过的村庄已经在望了。然而，在她眼里却是一段绝望的距离。怪物已经追上来了，甚至后脊梁上都感到了那怪物急促的喘息……

“来人哪！救命呀！”

她拼命朝村里呼救，然而，村里连个人影也没有。这个村子，好像压根儿就没有人，在秋天明净的阳光下与人间的喧闹隔绝开来，自成一个安稳的世外桃源。

二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点左右，岩手县警察本部宫古警察署收到一份骇人听闻的报告。报告说，岩手县下闭伊郡柿树村，有个叫“风道”的小屯子，住着五户人家，屯里居民全被人杀死了。

发现人是个女巡回保健员。

当时，她看到屯里有成群的野狗，还有大群的乌鸦在上空盘旋，便起了疑心，进屯一看，果然发现出了事。

风道屯没有电，当然更不会有电话，年迈的女巡回保健员吓得快要瘫了，硬挺着身子跑了二十里路，到柿树村派出所报了案。



柿树村派出所的警察立即上报警察署，然后又取得消防队和青年队的支援，火速奔赴风道屯进行现场调查。

女保健员只知道出了人命，详细情况一概不知。风道屯现有居民十三名，如果他们全部被杀，那就成了无头巨案。

这一带是北上山区的中央高地，素称日本的西藏。在全国人口密度最低的岩手县里，也算是人烟最为稀少的地区，每平方公里只有几户人家。

特别是近年来，风道屯的居民不断全家外迁，所以，人口过稀的趋势与日俱增。

由于这个屯子农活累人，生活艰苦，根本没有姑娘嫁进来，屯子里的年轻姑娘都往城里跑。

年轻人都担心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风道屯就会完全荒废。于是，他们都想暂时离开屯子，到城市里找个工作，搞个对象。有些人家的大儿子跟父亲商量说，进了城就容易找对象，婚后生个一男半女，女人就会死心塌地地回到屯里同丈夫过日子。他们就是抱着这种打算进城的。

然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他们一旦顺利地找到对象，就在城市里安顿下来，不再回屯了。

城里是个花花世界，而故乡至今仍是一个缺少娱乐、生活单调的地方，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只能过填不饱肚子的日子。一个人过惯了舒适的城市生活，就再也不想回故乡了。于是，全家人也就去投奔进城的大儿子，离开了村庄。

人口越来越少，屯里的经济本来就很困难，现在更加拮据了。医疗卫生、福利事业、文化教育、防灾、修路、筑堤等等，都无法维持。眼下，风道屯的居民连自个儿的健康管理和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了。

作为应急的医疗措施，女保健员每月去风道屯巡回医疗一两



次，所以这个事件就被她发现了。

过去，这一带出现的案子，无非是些偷鸡摸狗的事，其余的也只不过是些城里来的脚夫或游客们的打架斗殴罢了。

人一少，案件自然也少，性质也比较简单。然而，这次却是全屯人遇害，这种案子即使不发生在人口极其稀少的地区，也会是件骇人听闻的巨案。

官古警察署非常重视这一案件。他们一边与县警察本部取得联系，一边动员署长以下可以出动的人员，全部开赴现场。

他们到达现场时，已是下午两点多了。柿树村派出所的警察、消防队以及青年队一行十人，已经提前来到，正在保护着现场。

“你们辛苦啦！”

村派出所的警察举手行礼，表示欢迎。从警察个个严肃的面孔上，署长看出报告是真实的。

“还有活的吗？”

署长至今还寄托着一线希望。

“都死了。”

“小孩儿也被杀了？”

“您亲自查看一下吧！”

村派出所的警察们垂下眼帘。

风道屯变成了一个大屠场。根据村公所的户籍记载，这里居住着五户人家，共十三口人。

户籍的记载是这样的：

长井孙市（五十三岁）、长井吉（五十一岁），农民兼猎户；

长井正枝（十五岁），中学三年级；长井赖子（八岁），

小学二年级。

内山增三郎（六十七岁）、内山千代（六十三岁），农民。

大泽麻佐（七十三岁），农民。

濑川寅男（五十九岁）、濑川渡根子（五十八岁），农民；濑川留男（十岁），小学五年级。

手塚新平（六十五岁）、手塚须惠（六十五岁），农民、烧炭；手塚未子（九岁），小学四年级。

从前，这个屯子有三十户人家、八十多口人。由于人口不断外流，目前就剩下这么多了。而且，现在的这五户人家，成年的孩子也都跑到城里去了，留在家里的，仅仅是些年老力衰的长辈和年幼的儿童。

风道屯从北往南数是长井家、内山家、大泽家、濑川家、手塚家。从屯中的小河上游往下数，左岸是内山家和大泽家、右岸是长井家、濑川家和手塚家。有一条一米宽、南北走向的道路从屯中穿过，和小河交错穿插着。由风道屯出来往北走，直到山梁那边都没有人家。

长井家的两个女人、内山夫妇、濑川渡根子、濑川留男、手塚新平共七人是在屋子里遇害的；长井孙市和正枝则横卧在房屋与小河之间的田地里；大泽麻佐倒在自己房子背后的小河边，半拉脑袋在水里；濑川寅男死在自己家门口；手塚须惠娘儿俩在小河与房屋之间野生的柿子树下丧生。

他们的脸上、头上、背上、腹部伤痕累累，好像有锤子、柴刀、斧子、砍刀一类的厚刃凶器胡乱砍伤的。一群饥饿的野狗把尸体撕咬得越发不像样了。

看样子，长井家、内山家和濑川家正在吃饭，饭桌四脚朝天，屋里满地是稗子饭、萝卜汤、荞麦丸子等一些粗劣的食品。

从饭食来看，估计他们正在进晚餐。如果是中午，孩子们都会到学校去，而且屯里的人也不会全在家里。还有，除了大泽麻佐一家外，其余四家还掌着灯。





看来是穷苦的人们劳动了一天之后，正团聚在一起吃晚饭。突然间，一个凶神恶煞的人旋风般地偷袭了这个山村。全屯人几乎没有抵抗，就像虫豸似地被杀光了。这些尸体表明这场飞来的横祸是多么凄惨！

也许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感到害怕就横遭了浩劫，还来不及弄清楚横祸为何降临就置身于刀斧之下了。

任何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抢夺、穷得叮当响的电子，竟然遭到如此惨绝人寰的袭击。尸体分布的情况如实地表明，一向深信这电子是日本最贫穷、最安全的屯民们在遭到袭击时出现的惊慌与混乱状态。从伤口上分析，用的像是同一种凶器。因此，估计这场大屠杀是一个人干的。

据现场情况推测，凶手首先闯进了长井家和内山家，一转眼工夫就砍死了正在吃饭的两个女人；孙市和正枝勉强逃出门外，结果还是在门前被追上了；在袭击大泽麻佐家时，大泽麻佐很快察觉到危险，便跑了出去，可是凶手赶上前去，在屋后结果了她的性命。

接着，凶手袭击濑川家。户主寅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刚一出门马上就被砍倒了。然后，正在屋子里吃饭的濑川母子也惨遭毒手。凶手最后转向手塚家。

这时，手塚一家终于发觉情况不妙，手塚新平让妻子先逃，自己同犯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他的伤口几乎都在胳膊上和脸上，这就是他反抗的痕迹。可是，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由于事先毫无准备，赤手空拳，所以，经不起两三个回合，就被凶手制服了。

手塚母子逃出屋外，在柿子树下双双丧命。

这就是整个案情。

这是一场空前的大屠杀事件。在案情飞报警察本部的同时，